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六榕寺

李仲伟 林剑纶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



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合编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



六榕寺



李仲伟 林剑纶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榕寺 / 李仲伟, 林剑纶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
2008.9

(岭南文化知识书系)

ISBN 978-7-218-05920-4

I.六… II.①李… ②林… III.佛教—寺庙—简介—广州市
IV.B947.26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8976 号

责任编辑	李锐锋
封面设计	邦 邦
责任技编	黎碧霞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
印 刷	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(厂址: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)
开 本	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	4.625
插 页	1
字 数	40 千
版 次	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50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218-05920-4
定 价	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【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 电子邮箱: sales@gdpph.com

图书营销中心: 020-37579604 37579695】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选平	朱小丹	杨应彬	杨资元
吴南生	张 磊	张汉青	陈绍基
欧 初	钟阳胜	蔡东士	颜泽贤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

主 编:

林 雄 岑 桑 (执行)

副主编:

方健宏	陈俊年	朱仲南	黄尚立
王桂科	陈海烈	(执行)	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为序):

王桂科	方健宏	庄 昭	吕克坚
刘斯翰	朱仲南	李夏铭	李锐锋
岑 桑	辛朝毅	张健人	陈泽泓
陈俊年	陈海烈	沈展云	林 雄
金炳亮	赵殿红	倪俊明	黄尚立

出版说明

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特色鲜明、灿烂多彩、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，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。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、整理和研究，虽已有《岭南文库》作为成果的载体，但《岭南文库》定位在学术层面，不负有普及职能，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，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。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，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，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。出版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的初衷盖出于此。因此，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可视为《岭南文库》的延伸。

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，选题广泛，覆盖面广，力求文字精炼，图文并茂，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，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。

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、编辑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

2004年8月

目 录

一、千年古刹觅芳踪	1
二、六榕今朝展新容	16
三、舍利光芒传万世	45
四、王勃碑文成绝笔	66
五、东坡留字树犹在	72
六、是非功过话铁禅	84
七、贡献良多仰云峰	106
八、历历碑文见风采	117

一、千年古刹觅芳踪

六榕寺古称宝庄严寺、长寿寺、净慧寺，距今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。六榕寺坐落在广州市中心中山六路旁的一条小路——六榕路上。这条路上的佛具用品商店成行成市，连成一片。在路的中段，有一个不大的庙刹门口，灰砖绿瓦，门上挂一块匾，上书“六榕”二字。这就是六榕寺之所在。

六榕寺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海内外闻名的古刹。王勃在《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》（以下简称《塔碑》）中这样写道：“此寺乃曩在宋朝（即南朝宋代——引者），早延题目。法师聿提神足，愿启规模，爰于殿前，更须称之塔。”宝庄严寺就是六榕寺前身，可见早在南朝宋代（420—479），六榕寺就已经初具规模。

六榕寺与光孝寺、华林寺、海幢寺并称广州佛教四大丛林。寺内宝塔巍峨，树木葱茏，文物荟萃，留下不少历史名人的足迹。舍利宝塔、王勃石碑、六祖铜像、东坡墨迹

等，历经千年仍保存完好，成为广州历史文化的精华，使无数中外游人为之神往。寺中的花塔气势不凡，历来为人们所称颂，在粤地素有“光孝以树传，净慧以塔显”之说。

六榕寺因唐代大才子王勃撰写碑文而添风韵，因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被贬途经该寺题字而得大名。在寺的大门两边挂有一副楹联：“一塔有碑留博士，六榕无树记东坡”。“博士”指的是王勃。年纪轻轻就夭折的王勃留下文章并不多，因此他为六榕寺写下文字飞扬的碑文就更加弥足珍贵。而“六榕无树记东坡”，是指树已不在，人也不在，无树可纪念为树为寺扬名的苏东坡了。但东坡的文采风流，靠着他手书的“六榕”二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。

不同朝代的王勃和苏东坡，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大家。他们出生的年代相距近500年，苏东坡是四川人，王勃是山西人，但他们足迹踏进了广州的寻常街巷，都在六榕寺内留下了辉煌的一笔。

我们再深入探源，看看闻名遐迩的六榕寺不寻常的历史。

一般的说法是，六榕寺（初名宝庄严寺）始建于南朝，但具体年份已无从查考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兴盛的时期，当时出

现了中国历史上最狂热推崇佛教的一个皇帝——南朝的梁武帝萧衍。在他的大力推动下，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寺庙，其中不少留存至今。唐代诗人杜牧写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就是对此有感而发。

梁武帝大同三年（537），梁武帝的母舅昙裕法师，从南京携带来自柬埔寨的佛舍利到了广州。广州刺史萧裕（一说萧誉，见乾隆《广州府志》卷十九“职官”），为了迎接这一佛宝，特意大兴土木，在寺中建雄伟的佛塔（也有说是此时才建寺），供奉佛舍利。因此，有了佛宝才有宝庄严寺之名的说法，也不无道理。

唐代时，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南昌写下《滕王阁序》。后来他南下省亲来到广州。受寺内和尚邀请，参观后写下《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》。他写道：

夫宝庄严寺舍利塔者，梁大同三年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所立也。

此文中首次有塔顶放光现象的记述：

是岁也（650年——引者），忽于此塔重睹神光。玉林照灼，金山具足。倏

来忽往，类奔电之舍云；吐焰流精，若繁星之转汉。倾都共仰，溢郭同窥，士女几乎数里……

到了公元971年，南海王刘龚称帝，国号大越，定都广州，次年改国号汉（史称南汉），年号乾亨，升广州为兴王府。南汉历代君主虔信佛教，宝庄严寺易名长寿寺。刘龚的宠妃素馨在寺内削发为尼，潜心修炼。

每到上元、中秋佳节之夜，宫女们在塔上燃灯悬烛、张灯结彩，称曰“赛月金灯”。城内各处街巷亦叠薪为塔，同时燃烧。一时方圆十里，华灯冉冉，霓裳鬓影，蔚为大观，成为广州一景。自此成为民俗，到清末民初时始渐式微。

大宝七年（964），当时的南汉皇帝赐敕长寿寺铜钟一口，重1260斤，“将镇祖山、功资国祚”。后移他处。

宋开宝三年（970），宋太祖派遣大将潘美、尹崇珂南征，兵临广州城下，南汉后主刘铨献城投降。南汉灭亡，因兵燹长寿寺殿、塔均毁于火，胜迹荡然无存。宋端拱元年（988）修葺寺院，铸造六祖惠能铜像，端拱二年（989）重建竣工，改称净慧禅寺。此时宝塔仍在湮没中。

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寺院住持德超和

尚、驻寺弘法之名僧道琮和尚及南海郡名士林修等共议重建宝塔，遂于舍利塔旧址上重建砖塔。为适应地近江边地下水位高的地形，六榕花塔沿用旧基，采用梅花井桩地基。挖开旧塔地基后，发现有九口古井环列，并有世鼎、宝剑、镜及佛舍利等物。新塔落成，下瘞供奉佛牙舍利，塔壁龕藏贤劫千佛及旃檀五百应真圣像等，自此称千佛塔。

花塔不但外形美观，其基础建筑设计到现在也令人叹服。那时花塔在珠江岸边，地下水位很高，建塔时挖掘地基，一米深就有地下水涌出。古人想出治服地下水的妙法：首先沿着塔基，像打水井一样，用麻石砌筑成



六榕寺花塔

九个水井。九井连环，互相依托，形成一个九环井基。然后在井基上建造高塔。新中国成立后重修花塔时，建筑师们对这个古代奇特的塔基设计十分惊叹，千年塔基仍然十分牢固。

六榕花塔为砖木结构楼阁式塔，平面八角，外观九级，内部连同暗层共17层，通高57.6米。首层直径12米，外设副阶。梯做穿塔壁绕平座式。各层塔身外壁饰素壁丹柱，都有回廊围绕，木栏杆是1980年仿宋式斗子蜀柱勾栏修复。塔檐以绿琉璃瓦覆顶，檐端微翘展翅欲飞。塔身密布1023尊浮雕小佛，还有云彩缭绕的天宫宝塔图。以铜柱为塔刹，为中国古塔之罕见。塔顶上有火焰宝珠、双龙珠、九霄盘、覆盘和8根铁链，连同铜柱重逾5吨。

宋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大诗人苏轼被贬南下。他经过净慧寺，因见寺内有六株古榕，巍峨挺立，郁郁葱葱，遂欣然命笔，留题墨宝“六榕”二字。寺僧将其刻在山门，后来才有“六榕寺”闻名天下。但那时“六榕寺”仅是俗称而非实名。

在现友谊佛殿入口处，竖有白色玉石所铸苏东坡塑像。苏东坡衣袂飘然，立在一块刻有“六榕”二字的石基上，石基背面刻着烫金字体的苏东坡词《定风波》：
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
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元朝时，世祖忽必烈尊藏密高僧帕斯巴为师，全国大兴佛寺，尊崇佛教。曾规定“每寺住僧约三百人”，同时“将大量田地给予寺院”。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由住持僧永吉禅师发起，得到地方官员和善信的踊跃支持，兴工铸造了千佛铜柱及更换了塔上之天盘寿山盖，由铁铸改为铜铸。千佛铜柱外表铸有1023尊佛像和祥云缭绕天宫宝塔之图案，以及“皇帝万万岁”字样。千佛铜柱在力学上的作用是免使塔刹有上重下轻之失衡，至今六百多年完整无恙。

南朝宋代始创之佛殿位于今仓前街以北数十米处，仍维持有唐初王勃《碑记》所描述“光合玉庑”、“栋宇绵邈”之景象，寺院规模颇大。从宋、元至明初，净慧寺“横直绵亘，实逾二里”，其时寺址东面包括今广东迎宾馆之地和将军东、将军西、六榕路；北面拥有仓前街、稻谷仓、石马槽；西至福泉街，福泉二、三巷，净慧街；南达现

中山六路。

佛教的鼎盛景象到明初受到重创。明朝时因为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，在寺内的历史不愿被提及，遂对佛教有厌恶，有意整顿，对寺庙加以压缩。从洪武六年（1373）开始，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，净慧寺的大半寺院被割去，改建“永丰”谷仓，主要殿堂仅存千佛塔和观音殿。

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更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佛寺一所，僧众集中居住，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，州三十人，县二十人，还规定男子非四十岁以上、女子非五十岁以上者不准出家。这一年净慧寺僧众全部乔迁至广州城西郊的西禅寺（现广州市四中附近），“并入”该寺，至此广州城仅剩“光孝寺”一家。这无疑对广州的佛教传播是一重大打击。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黄佐《广州通志》记载：“洪武二十四年十月，广州大毁寺观。旧志‘五月有诏……归并为丛林’，广州至是始行之。”

但这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到永乐九年（1411），原净慧寺僧众自西禅寺返回，在山门悬挂出“六榕”二字，示意重新归驻，并将原寺改称六榕寺，舍利塔随即也易名为六榕塔。

以后数百年间，六榕寺进入平静和睦

时期。

从明英宗正统五年（1440）到明熹宗天启元年（1621）的180年里，千佛塔顶数次出现不同凡响的放光现象。嘉靖七年（1528），当时的兵部右侍郎黄衷（南海县铁桥人）适逢在省城养病，居住在寺院隔壁的城西书堂里。有客来谈及放光之事。初时他也并不相信，及至睡到半夜，被两书童吵醒。他披衣走出门外，只见不远处，“赤光满庭，烨烨如昼。光自塔来，星彩顿掩，浮动顷之，渐白而散……”惊诧之余，他将上面这些句子，写进《重修净慧寺千佛宝塔颂并序》一文中。

后人又云：“万历甲寅、天启辛酉，放光二次，一次五色，一次白色，蒸腾璀璨，烁入云霄。”（见铁禅《重修六榕寺花塔缘起》）

不管怎样，每次塔顶放光，都成为重修寺塔之机缘。

清初的顺治皇帝崇尚佛教，几近痴迷，先后尊礼著名禅僧憨璞性聪、玉林通琇等。他深信自己前世是僧人，曾恳求剃度出家，只因玉林禅师善意制止而未果。因此，民间有多种顺治皇帝出家的传说故事。六榕寺内就有历任住持秘藏的《六榕寺须知》（手抄本），抄录有《顺治题壁诗》，传说是顺

治帝在北京西郊天台山出家时在殿内墙上所写。相传顺治坐着圆寂之后，人们才发现他的身后有一首题壁诗。诗如下：

天下丛林饭似山，钵盂到处任君餐。
黄金白玉非为贵，唯有袈裟披最难。
朕乃大地山河主，忧国忧民事转繁。
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及僧家半日闲。
来时糊涂去时迷，来去昏迷总不知。
不如不来亦不去，亦无欢喜亦无悲。
未曾生我谁是我，生我之时我是谁。
长大成人方知我，合眼朦胧又是谁。
但愿不来也不去，来时欢喜去时悲。
每日清闲谁为识，空在人间走一回。
口中吃得清和味，身上常穿补衲衣。
五湖四海为商客，逍遥佛殿任僧栖。
莫道僧家容易得，皆因前世种菩提。
虽然不是真罗汉，亦搭如来三顶衣。
兔走鸟飞东又西，为人切莫用心机。
世事如同三更梦，万里乾坤一局棋。
禹开九州汤伐夏，秦吞六国汉登基。
古来多少英雄辈，南北山头卧土泥。
恼恨当年一念差，龙袍换去紫袈裟。
本是西方一衲子，因何流落帝王家。
十八年来不自由，江山坐到几时休。
我今撒手归山去，管甚千秋与万秋。

此诗情真意切，字里行间，顿悟万人之上万事皆空，云裳簇拥却心思袈裟，无限沉郁又向往洒脱自在。诗及事到底是真是假，史家一直颇多争议，这是另一回事。但六榕寺历任德高望重的住持秘密收藏，可见其对世事人心或有深刻影响。

顺治七年（1650），平南王尚可喜会合靖南王耿继茂攻陷广州。明初净慧寺地被割而建成的十六座“永丰”谷仓，先为清兵进驻，后建成靖南王府。

“康熙初年，塔尝吐耀”，六榕寺派遣密在本忠禅师和海幢寺的住持阿字今无禅师“跨金陵、越齐鲁”，跋涉至京师请赐《大藏经》。

雍正年间，虔信佛教的雍正皇帝下谕保护各处丛林寺院田产，六榕寺也“为之改造前座、重饰大殿，金相庄严，由是焕然一新……”（见《净慧中兴常住田产记》）

乾隆三年（1738），向全国发布护僧榜。乘此春风，六榕寺重修千佛塔旁之鲁班神庙和阿育王庙。乾隆五年（1740），寺僧捐出其所积蓄钵金三千两“广购近地”，把明初被割为永丰仓、后为清兵驻地之部分重新购置，重建了禅堂、斋堂、僧寮、客堂、仓厨，并开辟园圃。于是，六榕寺重新成为广